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2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遇见白鹤

□安徽安庆 余毛毛

我是在读美国生态学家、环保主义先驱奥尔多·利奥波德的《沙乡年鉴》时,知道“鸟儿环志”这个概念的。他在乡下买了一座农场,每年春天的时候和他的儿子们捕获大雁,给它们戴上环志,然后再放飞;秋天大雁归来的时候,他们计算飞回的戴环志的鸟儿有多少。环志是什么呢?我查了查《中国鸟类观察手册》,原来就是:“研究人员把由镍铜合金或铝镁合金制成的金属环,以及彩色塑料环佩戴在鸟类身上,并将其各项数据记录在相应的环志卡上。通过环志回收,研究人员能够得到候鸟的迁徙路线、年龄及种群动态等珍贵资料。金属环通常被戴在鸟类的跗跖,即脚环。”我从没想到我能与戴环志的鸟儿有什么关系。我一千多度近视,能看清一只鸟就不错了,鸟儿身上的小东西我怎么可能会看到?

一月的一天下午,我在菜子湖广阔的湖滩上闲逛。那天真是不走运,鸟儿们都在远远的水面和浅水沼泽中,中间隔着大片的泥滩,我无法靠近它们。走到菜子湖大桥边的时候,我看到了三只大鸟。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鸟,比天鹅大,比苍鹭大,比鹤鹑大。它们是什么呢?我的心“咚咚”地跳起来,脑子里冒出“鹤立鸡群”四个字。难道我看到了传说中的白鹤?虽然隔得很远,但我还是躲到了一片芦苇丛中,生怕惊动了它们。

我拍下了三只大鸟,因为距离太远,照片模模糊糊的。我将照片发给菜子湖管理处办公室的陈主任,请她帮我鉴定一下是什么鸟。她发来消息,证实了我的想法,说是白鹤一家三口,还说幼鹤的背上有棕色的羽毛。我欢天喜地地回了家,因为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白鹤,这是几年来我到湖上最大的收获了。

三天后,陈主任又发来那三只鹤的照片,

并在其中一只的右腿上标了个红圈。我细看,原来鸟的腿上有个红底白字的牌牌,上面写着“A10”。她恭喜我,说我拍到了只有故事的白鹤:“A10白鹤是北京林业大学2015年4月20日在黑龙江林甸环志,起初每年到鄱阳湖过冬。近几年已经失去踪迹,最后踪迹是四年前在安徽黄陂湖周边的螃蟹养殖基地,专家们一度认为它可能是被害了。三年前,我在菜子湖清晰拍到这只让人挂念且揪心的白鹤。第二年另外一只白鹤组成家庭。去年更是带着幼鸟,一家三口在菜子湖过完了整个冬天,直到今天还在这。”看到发来的消息,我一下子呆住了,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不合时宜、眼神不好却又喜欢观鸟的人,会遇上这么传奇的鸟。陈主任是个年轻的“80后”,她从大学环境专业毕业后就来到了湖上,爱鸟护鸟是她的专业,也是她的职业,幸亏她的内行、细心和爱心,才让我遇到了这么传奇的事。

第二天,我又来到了湖上,想再看看它们,但这次很遗憾,我没有找到它们。菜子湖上每年有几万只候鸟来,但白鹤却只有这么三只,它们绝大部分都在江西的鄱阳湖上。是什么样的愿望和心情让它们相中了菜子湖呢?三年前它独自来,两年前它带了伴侣,去年还带了娃来。从黑龙江的林甸到我们这儿,有2500公里,它们要翻过多少山,越过多少水,经历过多少风霜雨雪和迷雾才能到啊!如今春天到了,它们又得翻山越水地回去,那只小白鹤能撑得住么?当一个人对一只鸟有了明确的牵挂和期待时,世界和生命就都有了更丰富动人的意义。据说鹤的寿命有70岁,它们高大、整洁、优美、庄重、从容、笃定,我希望它们能年年来,相信能从它们身上汲取一些积极的因素,让自己的人生更为饱满。好运,A10,明年见!

树干也煞是好看,如水、如云、如石。我仔细观察这树皮的纹理,简直像一件古朴的浮雕,果然有的像惊涛拍岸,有的似风起云涌,有的如绝岩纵壑。

我很想知道关于此花的一些掌故逸事。恰巧这时对座来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,她端着一只自备的茶杯,来要一杯免费开水。我和她攀谈起来,原来这位老太太九十三岁的高龄了,她是这古藤园最老的居民,原来的沙港桥是对准小镇镇心的,而当时的古紫藤蓬勃、挺拔,没有任何支撑,所以凡是哪家娶亲,花轿都要经沙港桥在紫藤棚下兜一转,这已成为当地的一种风俗了。老太太说到这里,似乎回想起当年看花轿迎新人的热闹劲儿,好像还回响着江南丝竹和喜悦的唢呐声,因此兴致勃勃。可她又不禁慨叹,可惜上世纪90年代末古藤被虫蛀了,庆幸的是古藤儿孙满堂,见证着新时代的发展。

辞别出来,顺便到街上一转,只见兼售西药的中药铺门可罗雀,无人问津,一个店员正在看手机。我想大概因为这里沙港环绕,古树飘香,空气特别清新,人们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的缘故吧!走进五金店,又去百货铺,见有些营业员爱把紫藤的落英撒在商品上,好像这是当地商品的特有标记。我忽然觉得我衣襟上也沾着芬芳,忘却了旅途劳顿。希望晚上倒头酣睡,做一个满溢紫色的馨香的梦,便是这次游览最佳的纪念了。

们小心翼翼地拨开叶子,寻找着饱满的豆荚。突然,我脚下一滑,整个人摔进了泥坑里。小伙伴们见状,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我虽然弄得一身泥泞,但也觉得这是有趣的经历。

另一次,我和家人一起去亲戚家做客。亲戚热情地拿出了自家种的鲜蚕豆招待我们。我迫不及待地剥开了一颗,放入口中品尝。没想到,我竟然不小心将蚕豆核卡在了牙齿上,试图用力吐出来,却越陷越深。全家人看着我痛苦的表情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最后,还是亲戚找来了针,帮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了蚕豆核。虽然有些尴尬,但这次经历也让我更加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时光。

蚕豆不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我的一种情感寄托。它承载着我的童年回忆和家乡情怀,让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,也感受到了那份深深的乡愁和思念。

又见菊花脑

□连云港 张晓敏

在山野田埂、沟旁路边,一丛丛不起眼的菊花脑悄然生长着。菊花脑是野菊花的嫩芽或枝叶,它们像是大地的精灵,藏在草丛间,不与百花争艳,却以独特的姿态和清香,成了南京人家喻户晓的存在。菊花脑的叶子形似菊花叶,而顶部的嫩叶,被人们视作植物的“脑”,于是便有了这形象的名字。它的分布地域广,那特有的清香不仅受南京人喜爱,更飘进了更多地方人家的餐桌上。

菊花脑的嫩叶质地柔嫩,入口微苦后回甘,伴随一缕清凉的菊花香气。菊花脑很是泼皮,并不像其他野菜只能吃一季,从春到秋可以反复采摘。它也不像其他植物被采摘茎叶会影响开花,反而因采了嫩茎,会长出更多的茎芽,开出更多的花。嫩茎掐得快,长得快,掐一茬又长出一茬,像割韭菜。谷雨前的头茬叶片最鲜嫩,刚露头的菊花脑肉质肥厚。吃一口鲜嫩爽的菊花脑,盈盈满口的是乡野之味、亲切之味。

前几天,妻子兴冲冲地跟我说,她发现了一丛菊花脑。我走进草丛中,弯下腰来,仔细看着那一丛嫩绿嫩绿、纤纤细细的菊花脑,这还是春天冒出的头茬。掐了一枝,凑近鼻子深深地一闻,一股凉凉的清香幽幽而来,直沁人心脾。

菊花脑烹饪方法多样。焯水后凉拌,脆嫩中带着山野的鲜活;煮汤则清香四溢,汤汁澄澈如春水。我喜欢吃菊花脑,常去园中掐一把菊花脑做汤。菊花脑天生野性,无论怎么移植,只要根还在,无论在哪,依然生长。母亲在门前的菜园边角,从路旁移栽着野菊的老根,很快就萌发出新芽,几簇菊花脑郁郁葱葱的。母亲也会在雨后,掐上一把鲜嫩青绿叶片。

菊花脑的食用历史可追溯至明代,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赞其“色青翠不变如生,脆嫩不烂,更多风味”,并详述其油煎、凉拌及煮粥之法,称其“清目宁心”。菊花脑汆汤是一种极佳的食用方法,简单快捷,无需过高的厨艺。我也能烧出惬意可口的菊花脑蛋汤。油盐葱炸香后,烧开沸水,余入菊花脑的叶、柄、茎,一抹青绿便成为一锅翠绿。碧绿的叶子、金黄的蛋花,黄绿相间,颜色诱人,郁香无比,吃在嘴里,丝丝清凉在唇齿咽喉间漫溢,清爽!

农历三月,正是菊花脑采摘的季节,不必远足,乡村的沟旁埂上,随处可见菊花脑的踪迹。野菜要在特定的时令品尝,才能享用最佳最美的感觉和味道。现掐现吃的野生菊花脑,是真正春天的味道,是大自然馈赠的一份清新与美好。在这缕缕清香中,我又一次沉醉在春天的怀抱里。

每年初夏前后,就是挖小野葱的好时节。休息日,外出钓鱼,看到田畦上成片的小野葱,绿油油的,这里一簇,那里一簇,长势喜人,后海没带上工具,不然当天可以双丰收。

小野葱,学名薤白,俗称藁头。除新疆、青海外,全国各地均产,普遍生于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坡、丘陵、山谷或草地上。其耐旱、耐瘠、耐低温、适应性强,喜较温暖湿润气候。

薤白全身都是宝。《礼记》记载用于调味,《薤露》称其为汉代挽歌,宋代文人赞其养生价值。嫩叶及根茎可炒食,根茎还可腌着吃,是早餐的调味小菜,具有脆嫩可口的特殊风味。除营养丰富外,它还具有一定的中药特性,民间称“菜中灵芝”,有一定的食疗与保健功能。

小时候,我常去姥姥家玩,那里有个叫黄龙的山。姥姥家屋后就是山坡,上面长满了小野葱。每到四月,姥姥常带着我,挎上小竹篮,握着小铁铲,在山坡上挖小野葱。“姥姥,这里又有一片!”姥姥总慢悠悠地、轻轻地扶好那细长的葱叶,在离根一寸的地方铲土。我也学着姥姥的样子,拿着铲子挖土,却总会刨断葱根,“傻孩子,铲子得离半拃远!”姥姥边说边用铲柄戳我的脑门,“这样不易断根,那小葱也是有生命的。”

不大一会儿,篮子就满了。姥姥说:“这小野葱,跟大蒜是亲兄弟。根能吃,叶能炒,籽还能入药。”看着山坡上还有许多小野葱,姥姥说:“那年闹饥荒,山上的小葱被挖得精光。地里也得留种,不然明年吃啥?”

挖出来的根茎头白生生的,像刚出窝的鹌鹑蛋,根须上挂满了潮乎乎土腥气。姥姥说:“小葱能治胸闷咳嗽。去年你表哥喘得厉害,就是我熬这玩意儿治的!”说话间,溪水把根茎上的泥星子都冲净了,白玉似的。中午的餐桌上,自然少不了六盘鸡蛋炒葱叶,洗净的根茎则被姥姥晒在屋后。

后来姥姥去世了,我也再没回过那座山。现在看到这小野葱,突然想起姥姥挎着篮子的背影,缓缓地走在山间小道上,似那遍地的小野葱,默默地生活在无人看到的地方。

现在城里人叫它野葱,味道没变,挖的人少了。我突然想,是不是该找个周末,带着夫人回趟后山?说不定那片野葱地,又长成翡翠似的海了。

紫藤花开

□张家港 颜士州

在上海闵行小住几天,无意间经过小区的小花园,见一束紫藤花从绿篱上探出头来,约莫已开了七八成。我把这事告诉了爱人,竟勾起她观赏紫藤的夙愿,于是我们决定去闵行附近的沙港桥,赏览那棵遐迩闻名的古紫藤。

虽然手机显示午后有雨,但我们想到仲春已经来临,待到花意阑珊,只能是满目零落残英了。于是我们顾不得这些,马不停蹄按址赶去。下车走三百米就到了古藤园,抬头一看,果然气势不凡,只见一棵棵天骄如龙的老紫藤,拦街斜倚在水泥柱上,虬曲的枝蔓爬上棚架,覆满了两厢街坊的房廊,垂下一串串紫色的瓔珞,全街飘溢着馥郁的馨香,难怪蜜蜂忙不迭地飞来飞去,慕名来这里赏花的人,更感目不暇接。

为了饱赏细品,我们就在花棚下的小茶馆里,找临街第一张桌子坐下,沏来一红一绿两杯茶,品茗赏花。茶味醇厚,因赶路口渴,我就一杯接一杯牛饮起来,而这里的服务员也少见的勤快,时不时过来揭开壶盖,施展那“凤凰三点头”的传统巧技,搞得我们有点不好意思起来,捂着壶盖,连连婉谢。

听说这里原来有一棵古紫藤,当时一人合抱不过来,乾隆皇帝在这树干上系过马,能拴马的树干,在那时应该已蛮粗了。它是明代嘉靖年间诗人董宜阳手植的紫藤,紫藤浓荫如盖,故名为“紫藤棚”。如今古藤园的几棵紫藤据说是那棵古藤的孙辈,单单看那几棵紫藤的

记得那年春天,我回到故乡,恰逢蚕豆成熟的季节。母亲特意为我准备了一盘刚炒好的鲜蚕豆。那香气扑鼻而来,仿佛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阳光的温暖。我剥开一颗,鲜嫩的豆粒在口中爆开,浓郁的香味和淡淡的苦味交织在一起,仿佛是故乡的味道,让我陶醉其中。

在古诗词中,常常可以看到对蚕豆的描绘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蚕豆》中写道:“碧玉盘中一把豆,清香扑鼻满堂秋。”生动地描绘了蚕豆的色泽和香气,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丰收的季节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鲜蚕豆总是伴随着欢笑。那时候,每到春天,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会聚集在蚕豆田边,等待着蚕豆成熟的时刻。

有一次,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溜进了村里的蚕豆田,想要偷摘一些新鲜的蚕豆尝尝。我

食蚕豆

□安徽蚌埠 徐玉向